



福建老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故事

第十五集

抓“苏维埃”的故事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建老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故事

第十五集

抓“苏维埃”的故事

福建人民出版社

抓“苏維埃”的故事

*

福建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

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

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福建分店發行

*

开本787×1092 1/36 印張1 字数20,000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90

出版者的話

本省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着長久而光榮的革命鬥爭歷史。遠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閩西就是中央蘇區的一部分。工農紅軍北上抗日以後，英雄的老根據地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堅持了長期的敵後游擊戰爭，直到全國解放。老根據地人民在長期的、艱苦而曲折的革命鬥爭中，創造了無數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這些故事，充滿着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精神。這些故事不但現在，就是在將來，對人民都有深刻的教育意義。

我們編輯出版這套“福建老根據地人民革命鬥爭故事”叢書的目的，是想通過這些片斷的故事，反映老區人民光輝的革命鬥爭歷史，教育人民學習英雄們的榜樣，發揚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積極參加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本省老根據地人民的鬥爭故事是極其豐富感人的。收集並出版這些光輝的鬥爭故事，單靠出版社的力量是很不夠的。我們希望過去曾在老區堅持鬥爭的同志、目前在老區工作的同志以及其他熟悉老區情況的同志，能多多寫稿或組織別人寫稿。讓我們一齊把這部有意義的叢書編好。

一九五八年三月

請 諸 君 閱 出

目 錄

抓“苏維埃”的故事·····	江 斌(1)
屏南老根据地人民斗争片断·····	呂文龍、苏 堤、張維勤(11)
虎口藏身·····	金信江(22)

抓“苏維埃”的故事

江 斌

1928年春末的一天早晨，閩西永定突然出現一件不平常的事情；从四大城門到鄉下，到处貼滿了紅紅綠綠的革命标語：

“打倒土豪劣紳！实行土改分田！”

“打倒帝國主义！推翻國民黨反动統治！”

……。

守城的伪营長手上拿着一大捆撕下的标語，急急忙忙的从东門跑到西門，从西門跑向伪縣府。

守在衙門前的哨兵連忙立正，心驚胆跳的举手敬礼。伪营長看也不看的往里跑，叭啦一声，在門边跌了一跤，手上的标語摔得滿地，鼻子差点碰平了。哨兵連忙过来扶他，伪营長又急又惱，举手在哨兵臉上打了两个巴掌：“混帳！敬什么礼！”哨兵敢怒而不敢言，站在一边象根木头。

伪营長拾起标語，一跛一蹶的走向伪縣長臥房。

伪縣長从睡夢中驚醒，才披上衣服，金丰、湖雷、金沙等地的电话又响了，弄得他手忙脚乱。

当他听了伪营長和各地的报告后，臉色变得青紫，惶恫的双目露出了万分的不安，特别是标語中的一条：“一切財經土地归苏維埃統轄！”使他最害怕。呆了半晌才說出話來：“赶紧給我戒嚴！赶紧把城門关起来！……。”最后又命令馬上召

开緊急會議。

与会的有軍閥郭鳳鳴部下黃團長、聶團副和那位守城的地方反动头子——伪營長吳雁樓。黃團長剃光头，眼眶深陷，是一个伪善的佛教徒。聶團副頭髮花白，田字臉，眼睛起赤紗，說話声音很大，平日凶惡至極，常說：“本團長三日不殺人，一身会發痒。”老百姓罵他是“猪头”、“閻罗王”。

“……可不得了！共產分子張鼎丞、盧肇西之徒尚未消滅，怎么又跑出一个苏維埃來了？”伪縣長神色惶惶的指着桌上的标語說：“你們看，还說一切財經土地由他統轄！究竟此人有多大神通？……。”

聶團副滿不在乎的說：“縣長閣下，何必多愁。張鼎丞、盧肇西、阮山、曾牧春，都是文弱書生，現在就是加了一个苏維埃，也无甚可怕。別說我們槍械精強，就是赤手空拳，”說着站了起來，“也能收拾这些人，我主張立即出動圍捕。”

伪縣長点了点头，轉過來向黃團長：“你的高見如何？”

黃坐在梨木交椅上，深深的吸了一口香烟，冷笑的說：“嘿！嘿！聶兄看得如此簡單。依我之見，此事非同小可，吾人需加仔細研究，不能輕舉妄動。苏維埃肯定是个大首腦，不过，不知此人家住金丰苏屋还是撫市苏屋，……現在应当：一、加强防守；二、立即張榜通緝；三、火速通知全縣各地，進行戶口普查。”

……………。

当天下午。四大城門、郊区、鄉下，都張貼了大張懸賞布告：

“……抓到苏維埃者償大洋三千圓。抓到張鼎丞、盧肇西者各償大洋二千五百圓。抓到……。”

全縣緊張的進行了戶口普查，到处打听苏維埃，整整查了一个多月；姓苏的倒不少，就是查不出一个“苏維埃”來。于是他們認為一定是改名換姓，所以除了一营人留守縣城外，黃團長、聶團副各帶兵馬數百，前往金沙、金丰等地圍剿，并揚言要在一个月內活捉苏維埃。



四处贴了大張懸賞布告：“抓到苏維埃者償大洋叁仟圓……”

田頌 插圖

張鼎丞、盧肇西等同志見敌人无知的把工農政权名称，当作人來通緝，就將計就計，一方面緊張的進行地下活动，組織農

會，發展黨員，建立革命武裝；另一方面又通過盧肇西在本縣東安的朋友張德中，組織了“民團”（白皮紅心）二十餘人，打着抓蘇維埃的旗號，主動“配合”他們“圍剿”。同時散布了各種傳說，以致有的地方說蘇維埃是工人，有的地方說是農夫，也有的說是讀書人，甚至還有形有色的說他帶有大隊人馬，時常出沒在金丰大山一帶……。

於是，敵人集中了兵力，從金丰大山的周圍到深山野谷，進行了日日夜夜的搜查。

一個月很快的過去了，既沒有抓到張鼎丞、盧肇西等人，更沒有見到蘇維埃的踪影；弄得黃團長心灰意懶的回守縣城去了。聶團副很不滿意的在背後發嘮蘇，罵他“黃怕死”、“屁團長”，自己帶着三百餘名部下前往湖雷，夢想活抓蘇維埃得到賞錢。

第二天，他率隊上山搜查，搜了一整天，還是撲空。最後把兩個砍柴的農民抓了去，強迫他們說出蘇維埃在什麼地方。無法逼出口供，就慘無人性的把這兩個農民打死。在回來的路上，聶團副怒氣未消，把一個坐在涼亭里的乞丐也殺掉。這一來，搞得人心惶惶，雞犬不寧。

盧肇西同志考慮，如果讓敵人再呆在湖雷，可能湖雷的秘密農會會遭到損失。同時心里想，聶團副雖知道東安的“民團”是積極“配合剿共”的，但尚未引起他的重視。因此一方面以“張團總”出名，寫了一封信給聶團副，信上寫道：你們人地生疏，要抓蘇維埃大有困難，如能和我們共同合作，就更有希

望……。另一方面又布置金丰陈东坑的几个最可靠的地下共产党员和农会会员，在更深夜半，朝伪陈东乡公所打几枪，以便把聶团副从湖雷诱到陈东去。……

聶团副抓不到苏维埃，一个人正坐在房栏里喝酒解闷，接到“張团总”的信，看了以后，虽然感到有些道理，但自信親帶兵馬三百余定能抓到苏维埃，所以并不放在心里。

就在这天夜里，伪陈东乡公所受到突然的襲击。聶团副接到电话，星夜帶着他的部下奔向三十里外的陈东乡。

盧肇西同志見敌人中了計，第二天又派張德中——“張团总”率隊前往楊梅嶼打了一陣假仗。陈东乡距楊梅嶼只有十余里，可以听见山峯上的“槍声”（除了朝空打了几槍外，其余都是用精制的鞭炮，放在洋油箱里炸响）。“仗”打回来以后，又馬上派人送信到陈东，把“情况”报告聶团副。

聶团副信以为真。翌早即騎上棕色高馬，領着大隊來到东安乡。

“張团总”身穿中山裝，配挂一枝自衛手槍，連忙与他的“王秘書”一同出門“迎接”。客套了几句，聶团副見“張团总”旁边还站着一位身穿灰色長衫的斯文人，問道：“这位貴姓？”

那斯文人正要开口回答，“張团总”搶着說：“噢！忘記介紹了。这是我們团防的王秘書。”

聶团副听了，驚嘆不已的說：“不簡單！你們还有專門秘書。”說着伸手与“王秘書”握手。这个“王秘書”不是別人，正是聶团副日夜要追捕的盧肇西。盧肇西同志很早就住在“張团

总”的家里，一般人都不知道他叫盧肇西，只是叫他王先生。

聶团副关切的問起昨天的情况。“張团总”抑制內心的跳動，把事先与盧肇西同志編好的話不慌不忙的說了出來：

“昨天，当吃晚飯的时候，探子回來报告，說楊梅嶼的樹林里，發現有几十个‘共匪’。我們馬上放下飯碗，抄小路趕去，在山头上开了火。这时，我看見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手拿駁壳槍指揮作战，毫無疑問，这就是那个苏維埃。我親自領着几个弟兄圍上去，想活捉这个苏維埃，誰知他槍法高超，一舉手就打穿了我的衣袖，幸虧我手下的弟兄們个个强悍，一齐冲了上去，可是只夺下了他的手槍，人又逃掉了。不过这一下也叫他知道了我們的厉害。哪，这就是苏維埃的手槍。”

聶团副把手槍接在手里，拉了一下槍栓，翻過來看，翻過去看：“德造的粗柄駁壳，不坏。”“張团总”站起來惋惜的說：“要是人多些，那个苏維埃也跑不掉。”

聶团副听了好象失去了无价珍宝似的說：“可惜，可惜，槍声我們是听見了，就是因为天黑才沒有出动。今后，你我應該多多配合。”

这时，“王秘書”開口說道：“長官兵众槍多，令人信心百倍。敝人有一建議，不知是否有当。为早日獲得勝利，最好能組織一个二三十人的敢死隊。……”

“張团总”兩眼看着聶团副笑笑的說：“如能这样，那就更有把握，……。”

聶团副对这个建議表示同意，并愿意拿出一些槍彈支持

“張团总”組織敢死隊。

会后就開始張榜招兵。由于暗中有所布置，所招收的二十余人都是最可靠的地下共產黨員和秘密農会的會員。

敢死隊由“張团总”親自領管，積極与聶团副“配合搜索”苏維埃。他們在东安、陈东一帶轉來轉去，整整花了一个多星期，除了在山上發現一些“可疑”的人迹和物件外，什么也沒有見到。

一天下午剛从山上搜查回來，聶团副接到縣里電話，說苏維埃已經跑到金沙一帶，金沙到处貼滿“拥护苏維埃”的標語，要他迅速离开东安前往金沙。

第二天清早，聶团副即領着他的部下离开了东安。臨走时交代“張团总”說：“不要怕，……有什么动向随时报告。”

东安离金沙八十華里。聶团副才跑了三十里，到了湖雷，盧肇西同志又布置“張团总”在山上打了一个短時間的假仗，讓二个隊員帶着好槍悄悄回家去，說是牺牲了。此外，又把几枝鳥槍、土銃繳上去，說是这次战斗的战利品，并在電話里把这一緊要“情况”报告聶团副。聶团副听了，懊惱已極，又匆匆地把隊伍帶回东安。

当聶团副到了村口，敢死隊員們就在“团防”的屋里屋外緊張的做起“战后”事务——洗槍……。 “張团总”与“王秘書”照例忙着出門远迎。

聶团副听說敢死隊上山圍剿，反而被打埋伏，牺牲了二个，咬牙切齒的說：“真是他媽的！我們从金丰到湖雷，他就



“要是抓到的話，我聶永才非剝掉他的皮不可！”

秋 吟 插圖

跑到陈东；我們赶到陈东，他就跑到你們东安；我們來到东安，他就躲在他娘的褲底下，始終不敢与我們交鋒；見我們一走又溜了出來。”說着習慣的揮動拳头，睜起兩只象要吃人的大眼，“要是抓到的話，我聶永才非剝掉他的皮不可！”

“是呀！他怎么敢碰你聶团副。”張德中認真的說，“不过，看來金沙方面的情况可能是虛傳的，要不然怎么会一下就跑到这边來？！”

聶团副本來早就对伪縣長和黃团長不滿在心，經这么一說，他更是火气冲天，說：“他們就是会关緊城門發号施令，害得我跑断兩条腿！”

沉默了一陣，“王秘書”又提出了一個声东击西的建議：“这次繳的槍是‘敌人’慌忙撤退时丟下的，也許他們会回來尋找。明天請聶团副率領大隊假裝离开东安，到湖雷或陈东去，黑夜回來在山边打埋伏，天一亮就四面搜山包圍。……”

聶团副裝做智謀深远的样子說：“我早有这个想法。”

第二天他們就照这个計劃做了。

沒有想到，在大山里遇上了一股真正的土匪，双方發生了激战。在战斗中敢死隊和“民团”作先鋒，打得非常勇敢，打死土匪十几个，其余敗逃而去，丟下了布匹和一头大水牛等不少东西。

伪縣長听了这个消息，对敢死隊更加信任，立即派專人送了二十担彈藥供給敢死隊。隊員們个个喜在眉头，笑在心里。

半年后，即1929年春，毛主席、朱总司令率領紅四軍从井岡

山向閩西進軍，神速的把軍閥郭鳳鳴包圍在長汀。偽黃團長、聶團副接到十萬萬急電：蘇維埃帶了成千上萬人馬到了長汀，要他們馬上回兵援救。於是他們星夜離開了永定。他們才趕到上杭，郭鳳鳴就被殲滅了。他們堅持與人民為敵，全團上山為匪。可是聲勢浩大的工農紅軍，攻下了長汀以後，很快的挺進上杭，把他們消滅得一干二盡。

張鼎丞、盧肇西等同志，聽說毛主席、朱總司令帶領紅軍進了閩西，並取得節節勝利，无不高興得跳了起來。他們馬上派人前往聯繫，並領着地下黨、秘密農會、敢死隊，從秘密活動轉變到公開活動。不久，毛主席、朱總司令到了永定。永定與閩西其它各縣一樣，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打倒了土豪劣紳，建立起光輝、偉大的工農政權——蘇維埃。

屏南老根据地人民斗争片断

呂文龍 苏 堤 張維勤

明綠老媽媽

1935年5月中旬的一天傍晚，黃立貴同志帶着七十多名游擊隊員，从岩后到北村对面的山后厂过夜。誰知，第二天天蒙蒙亮，当隊伍出發到李厝林去的时候，半路突然遭到白匪的襲击，展开了一場激烈的战斗。在敌我力量懸殊的情况下，游擊隊被迫退回山后厂，轉移到建甌去了。

游擊隊里有个叫張傳言的排長，因在战斗中左肩負伤，无法跟着隊伍轉移，由張家鎮同志背回岩后村，交給陈明綠老媽媽养护。

明綠老媽媽是革命群众張鄭意的母親。她愛游擊隊的同志，就象愛鄭意一样。老媽媽見張家鎮背着傳言走來，連忙迎了上去，把他安置在房間里；为了讓伤员舒服点，她把家里僅有的兩条棉被全拿了來，一条当垫子，一条用來盖。从此，伤员就和老媽媽生活在一起了。

傳言因流血过多，一点气力都沒有，时常昏迷；老媽媽見他这样子，心里就象針刺一样的难过。她天天替傳言敷伤，并暗地里叫鄭意到親戚家借來几升米，三餐熬点稀飯，一匙一匙

的喂伤员吃。每天晚上，老媽媽总是坐在豆大的灯旁，守护着伤员；只要听见傳言的一点声音，都会引起她心中的不安。虽然老媽媽已是七十过头的人，身体衰弱不能熬夜，但她的心給伤员牵住了，每天不到深更半夜，总不肯离开去睡。

半个月过去了。傳言的伤口逐渐好轉，老媽媽的心也跟着轻松了一些，臉上开始有一絲的笑意。但是伤员的火气还很大，夢里不时喊冲喊殺，老媽媽真想弄些退“火”的东西給傳言吃。但从哪儿弄來这东西呢？鄰居都是上頓找不到下頓的，自家更不用說了，不禁嘆了一句：“唉！住在这窮山溝，有什么东西給同志吃呵！”不一会，她好象想起了什么似的，一直走到灶旁，剛好碰見她家那只唯一的母鴨正在草堆里下蛋，看到老媽媽來就咻咻的叫，做出一付討主人欢喜的样子。老媽媽的鼻子突然一陣酸溜溜的，滴下兩滴眼泪，嘆了口气：“不是为給同志治病，我怎下得手呀！”說着，就把鴨抓走了。

傳言撐起身子來喝鴨湯，看見老媽媽那付黃瘦的臉孔，又看見桌子下面放着的那堆野菜，眼泪禁不住簌簌的掉了下來，抓着老媽媽的手說：“阿嬤，你待我这么好，叫我怎么过意得去呢！”接着又說：“阿嬤，你替我探听探听，隊伍在哪里；我想念隊伍想得要命。……”

老媽媽輕輕撫摩着傳言的背，安慰他說：“安心把伤养好，能走动就送你归隊。”傳言用感激的眼光看着老媽媽，再也不曉得該說什么話了。

又过了十多天，傳言的伤势有了更顯著的好轉，能夠好好